

# 抽烟与戒烟

□王明形

“那天，微信群几个年逾七旬的“老男孩”小聚。其间谈到了健康与抽烟、饮酒的关系，大家一致认可为了健康应戒烟限酒，并纷纷讲了自己个儿的经历。

我生长在农村，俗言“吸烟喝水，不算喂嘴”，是说见别人抽烟时借机抽几口是正常的事。还有“烟酒不分家”“吸烟让人是一礼”一说，抽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项礼节。我有一发小，他家两代老人都不抽烟。他父亲当上了生产队的组长，为了博取好名声，就买了烟丝和烟杆，强迫发小抽烟，说是来了客人，总得有人出面接待，让人抽烟是必不可少的。就这样，发小在10多岁时就学会了抽烟。当然，也有部分孩子在长辈的影响下，早早学会抽烟，我在不会抽烟之列。

男孩子大多是调皮的。1963年，我读初中，中午在学校吃自带的干粮，有几个男孩子学抽烟时，总会给我一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接受了他们的好意。春节过后，我用压岁钱买了一包0.2元的香烟，小伙伴见我买了烟，就众星捧月般把我围在中间。拆开包装后，我心中一喜：这包烟有21支——因为我外边两排数了数，都是7支，就误以为三排是21支。小伙伴让把中间一排数一下，唉，中间是6支，这包烟并没有多装。由此，我明白了香烟的包装样

式。这包烟我只抽了一支，其余的送给了小伙伴们。这次短暂的买烟、抽烟经历，算孩童的玩耍罢了。就这样，我随后几年没有抽烟，在家乡众多抽烟者的引诱下仍洁身自好。

1969年，我进入军营到了广东省，战友都是远离家乡的成年人，大都抽烟，特别是南方人爱抽烟。他们抽烟时总会让在座的人抽，有时我不好意思拒绝，也会接过来一支。回敬是常理，我应该买烟回敬他们。不抽烟不知烟行情，商店里没有咱北方的香烟牌子。我瞅见了在小说中知晓的飞马牌香烟，就买了它，谁知价格是0.29元。我让大家抽烟时，战友们全都接受，就连平时不抽烟的也来伸手。那时候当兵，每月的津贴是按入伍年限发放的，分别为6元、7元、8元……津贴需要支付邮票、信封、信纸、牙膏等费用，除此之外，余钱能买几包香烟呢。出于经济考虑，我决定戒烟，这是我第一次戒烟。从那时起，我谢绝战友们的好意，没有再抽一支烟。就连退伍返乡找工作期间，不管多无助烦闷，也没有抽一支烟。

1982年，我由井下抽调到矿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因经常熬夜，有人建议抽烟提神。我试了一下，确实有助夜间提神，就又开始抽烟。那时抽烟量达到一天一包，时不时抽一支，否则嘴里就不舒服。夜间面对稿纸，抽烟自不待说，这是真正有了烟瘾。好在新闻单位会付稿酬，往家拿工资未受影响，烟就接着抽。后来，看到“抽烟有害健康”的文章，心想健康是自己的事，就努力减少抽烟量，一个人时尽量不抽，顶不住时闻一闻解馋，实在不行时抽一支，逐渐减到一星期抽一包烟。到了1990年，我决定戒烟，有段日子很难，下班后几个伙计玩扑克牌时，他们好心让我抽，顶住；晚上一个人面对稿纸，曾几次冲动地走出办公室，强迫自己坐下，坚决不往商店去。自那时到现在，历时30余年，我一支烟都没有抽过。

学抽烟容易，戒烟比较难，自己难忍的烦躁、朋友让烟的面子是两个“拦路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下定决心，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冰消雪融，戒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妈妈的手

□王木木

那天打扫卫生时，右手食指不知道被什么划了一下。儿子给我涂了碘酒后，我就继续打扫，没有在意。第二天起来感觉手疼，我又仔细看了看手。

这双手很有质感，是那种视觉可见的粗糙。手指短、粗、胖，因为长年掰关节，所以关节突出，不适合戴戒指；大拇指矮、扁、平，像个笨拙的娃娃鱼头；指甲很少有半月白，表面有细纹，不长且不饱满；掌心纹路还算清晰，不过杂乱的小细纹也较多。看着这双手，我心里一惊：这不就是妈妈的手吗？

妈妈的脸白净细嫩，即便被岁月雕刻出了痕迹，仍然可以看出底子是很不错的。那双手却不同，如果说妈妈的脸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那么她的手就像火山石一样粗糙。我四五岁时很容易起痱子，痒起来就赶紧趴到炕上，让妈妈用她那双手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地来回揉搓我的后背，既能解痒，又不似指甲挠得那般尖锐。趴在炕上的我一副满足的样子，然后在妈妈这种“揉搓”下进入梦乡。

印象中，妈妈和舅妈交流我和弟弟起痱子的问题时，讨论过她们的手。当时，我并不能体会妈妈身为女人不能拥有一双细皮嫩肉的手的感伤与无奈，反而为她拥有这样一双能解痒的手而自豪。

妈妈的手不仅能解痒，还能做出很多美食和漂亮的衣服。每到过年时，她都会张罗一桌荤素搭配、色彩丰富的年夜饭。当时，我因为被妈妈使唤干这干那很不开心，总是怏气地说：“我不吃！我吃方便面！”结果饭菜一上桌，我就说：“真香啊！”妈妈最拿手的是做面食，各种馅儿的包子、饺子、馄饨、水煎包、灌汤包，各种花样的馒头、发面饼、薄饼，还有需要很大力气的手擀面……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家都要吃妈妈做的面食。

妈妈年轻的时候喜欢织毛衣，总是跟身边的人请教织毛衣的针法，学会以后给全家人织毛衣、毛裤。我和姐姐长大后，妈妈想方设法让我和姐姐学手艺。姐姐比较聪慧，在做菜方面与妈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呢，在妈妈的指导下也给儿子做了几件小衣服，看起来还凑合。但是妈妈做面食的功夫，我们谁都没学来。

和妈妈一起住时，她很少让我干活。现在，她去外地两年多了，我也做了两年多的家务，可谓干得多、伤得多。我的手不是洗衣服时被自己的指甲抠破皮，就是做菜的时候被划伤或者烫伤，有时还会在浇花时被扎伤。最要命的是，因为洗衣服和刷碗次数较多，如果不及时擦护手霜，手会干热，很不舒服。而儿子如小时候的我一样，稍微一热就喊痒，当我用手掌去揉搓他的背时，他也会感到舒服与满足。虽然我没有做农活的经历，手上没有老茧；虽然我不会做那么多美食，不会织毛衣，又比妈妈有护肤的意识，但是我知道我的手已经不知不觉中长成了典型的“妈妈的手”。

## 无言的爱

□张瑞祥

小学四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郭老师。她40岁左右，中等个，白净脸，头发梳着一把抓的马尾，乌黑明亮。她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拉着长腔。她的数学课讲得非常好，简单细致，明白透彻，我们一听就懂，毫不费劲。她从来吵我们，我们都很喜欢她。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郭老师戴上了一个大大的口罩，整个脸被捂得严严实实的，仅露出一双美丽而慈祥的大眼睛。但是讲课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晰，只是听起来有些遥远，偶尔她也会对着旁边轻轻地咳嗽一声。

再后来，数学课由其他班的老师代讲。当时，我们对很多事情懵懵懂懂，偶尔听到些传言，好像郭老师得了肺结核，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难怪郭老师上课时口罩捂得那么严，生怕结核病菌跑出来传染我们。

我当时是班长，学习上一直比较努力，因此成绩比较稳定，郭老师对我也有些偏爱。四年级下半学期的一天下午，代数学课的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要给我提前讲习下半学期的课

程，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以后，放学后我就去办公室让老师给我授课。大概一个月后，四年级下学期的数学课我全部学完。

后来，四年级年级组长告诉我，郭老师一直认为我很有潜力，希望我提前上完四年级的课后让我跳级。听到这话后，我很兴奋，回家告诉父亲，但父亲不同意我跳级，他说按部就班地上学吧，跳什么级。

又过了一段时间，郭老师的课一直由其他老师代讲。直到有一天，少先队辅导员叫上我和班里其他几个班干部，说去看看郭老师。辅导员领着我们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又穿过一家大医院，在医院最后一排的一间病房里，我们见到了好久不见的郭老师。

郭老师蜷坐在病床的一头，昔日白晰的脸如今蜡黄蜡黄的，整个脸浮肿得很厉害，原来美丽的大眼睛如今也眯成了一道缝，头上戴着厚厚的棉帽，大大的口罩紧贴在脸上。

辅导员轻声地对郭老师说：“郭老师，学生们来看您来了。”郭老师费了好大劲才睁开了双眼，有气无力地说了声“好”。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几乎所有的同学眼睛都红了，个别女同学眼里噙满了泪水。一位女同学说：“郭老师，您啥时候给我们上课？”

郭老师声音低低地说“嗯”，声音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然后就再也没有说什么。

辅导员有些哽咽地说：“等郭老师身体好了，就会给大家上课的。”然后，她领着我们和郭老师告别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和郭老师的最后一次会面。在回家的路上，辅导员对我说：“以后你们班的学生会打散，被分到其他班上课。郭老师希望你跳一级，她觉得你完全可以跟上五年级的课程。”

我听了很难受，郭老师在病重时还没有忘记我，她希望我能早日成才，只是我辜负了她的良苦用心。郭老师热爱祖国的教育事业，她是辛勤的园丁。如今好多年过去了，我也成了医生，现在的结核病已经很容易治愈，那时候医学还不很发达。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成了花甲老人，但是郭老师对我的爱深深地镶嵌在我永久的记忆里。

投稿邮箱：

jzwbw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